

从最初的两名咨询师发展到300多名“小三劝退师”

15年成功劝退数千名“小三”

漏一个电话可能是条命

早在2001年，张红的公司开启“小三”劝退业务时，社会上就有很多质疑：这样的公司会有人来捧场吗？但15年间，公司生意越来越红火。

张红平均每5天就要接到一例类似女性因丈夫有外遇而打电话来说要割腕自杀的，而且都是深夜。打来这类电话的女性通常在电话中都是歇斯底里，哭声一片，有些人甚至见到她直接给她跪下。说丈夫跟“小三”又在寻欢作乐，一个月都不回家，孩子去读书了，自己一个人独守空房，还不如一死了之。“吃药、自杀、卧轨，这种事情经常发生，也许我们一个懈怠，就出人命了，只要接到这种电话，我们马上要赶过去。”张红说。

这话并非危言耸听，早年一位用电话哭诉的妻



漫画 章丽珍

子放下电话就从高楼纵身跃下，等张红赶到时，只看到警察抬着一具用白布盖好的尸体离开。从那以后，她的手机24小时开机。

除了深夜，节假日也是她业务最繁忙的时候，因为到底跟谁过节，妻子、老公、第三者之间的矛盾会升级。

如今，张红的公司从最初只有两名咨询师发展到现在的300多名“小三劝退师”。平均每天500多人在线求助，每年执行1200多单劝退业务。通过网络、电话、到访三种途径接待帮助全国情感受困人士130多万人次，拯救了2万多个家庭，复婚上万多对。

与插足者谈判并不费力

今年初，一个35岁的年轻女性找到张红。这位女士直到“小三”孩子8岁、“小四”孩子4岁时才知道她们的存在。她的老公给她买了一辆现代汽车，给“小三”买了一辆玛莎拉蒂，给“小四”买了一辆奔驰。

这全职太太已和老公有两个孩子，她找到张红

时，声泪俱下，称已经买好老鼠药，决定和丈夫同归于尽。

张红接到这种案子后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“小三”、“小四”，分别谈判。这种谈判对她而言并不费力，只要切中要害，总会成功劝退。张红说，“小三”和出轨男士的关系通常也没那么稳

固，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情感基础，不过是以爱情为幌子，各取所需，一个要的是对方的青春，一个要的是对方的票子。价格谈得拢，都是可以松手的。最终，“小三”、“小四”开出条件，同意结束这段关系。丈夫不愿事情闹大，也同意分别付给对方1200万元和500万元。

团队每个人都是“演员”

张红说，“小三劝退师”是一项技术性非常强的工作，培训一名合格的“小三劝退师”，需要“学中干、干中学”，培训期6个月以上，每人需要投入学习成本30万元以上。她就计划在3年内培训1000名“小三劝退师”。

不过，“小三劝退师”的工作并不像电影《分手大师》那样有趣。夫妻直接找过来的就不需要搜集信息，先要和男方谈两到三个小时，比如怎么认识的，到哪里玩过，“小三”喜欢什么，通过这些，对“小三”基本情况就掌握得差不多了。老婆找过来的也要分情况。如果要瞒着她丈夫，就需要团队合作，比如在“小三”对面租房子做邻居，然后通过巧妙

搭讪取得“小三”信任，慢慢建立好感。

“其实小三多数都很惨的，他们跟亲戚、朋友、家人都是瞒着的，都是偷偷摸摸的，很多人都是钻进死胡同，活得很压抑的。”

在张红的团队，心理学、法律、社会学各方面的专业人士都有。在劝退“小三”的过程中，公司会为团队里的每一个“演员”精心设计剧本、场景、表演风格。比如，团队里有人会假扮成“算命大师”，出现在出轨男士的身边，有人会专门扮演成“富商”，出现在“小三”的周围。张红自己就曾扮过“面相大师”，并告诉一位出轨男士，如果和妻子离婚，会破坏财运，最终，这位富商回到

了妻子的身边。

为了增加“小三”的信任感，张红的团队有时会“导演”出各种场景，以便更好介入。比如，有时会设定英雄救美，如小偷偷她的包。

当“小三”被劝退后，张红会撮合匹配的男人和“小三”相识、结婚，让她重新经营一份新的情感。只有“小三”嫁人，家庭才能没有后遗症。另一方面，对于夫妻来说，张红会教他们怎么经营婚姻，定期对他们进行专门的培训。

“我希望小三劝退师能劝退更多的小三，原配的家庭能够和谐宁静。我们的目标是，构建和谐社会，弘扬正能量。我们是为社会解难，为政府分忧。”

劝退收费20万元以上

张红说，心理咨询行业的收费都没有严格的标准。15年前是一小时100元，现在是一小时1500~2000元。具体也要按咨询师的级别来收费。服务内容都会跟客人谈好，要做哪些事情，按事情的结果和难易程度来收费。

而具体到实际操作，他们经常需要出动一个团队，少则3人，多则10人。成员负责在不同环节扮演不同角色，通过劝服、施压、催眠、离间、利诱等不同手段帮助原配劝退“小三”。完成这样一套繁复的工作流程，通常需要6~8个月，收费30万~60万元。

在寻求“小三劝退”服务的客户中，女性占九成以上，除了一部分比较年轻的80后外，最多的还是

40~50岁的女性，很多都是富商老板家庭。“来找我们的，很多都是上千万、上亿元身家。”张红说。

从业15年，张红对“小三”的研究可以说是深入骨髓。“小三”无非是要钱、要性、要人，要钱的占60%以上。不管“上位之争”闹得多么不可开交，最终都能通过利益谈判劝退。

但也有少数人会投入真情。“能用钱解决的都是小事，最难解决的就是要人，甚至要钱也要人。”处理最后这类案例的难度则要大许多，最有效的就是“移情法”，让“小三”的注意力转向其他的男人。而这个“其他男人”就由“移情师”扮演。但他们也有一个行规，就是不能爱上“小三”。

■对话

是否涉嫌违规？

记者：有人觉得你们这个职业并不光彩，是发不义之财？

张红：我们（劝退师）其实都感到挺自豪，很有成就感，因为他们认为是维护了家庭的稳定、维护了社会的和谐，同时也帮助“小三”迷途知返，弘扬了社会正能量，并没有觉得这项工作不光彩。

记者：有人说你们劝退“小三”使用的方法，既不道德也涉嫌违法？

张红：我们现在对外公开的劝退方法有四种：一是帮助“小三”找到更好的男性；二是帮她安排工作、生意，让她离开本地；三是通过她的长辈、朋友来说服她；四是让“小三”发现男方的缺点以及男方

隐瞒的事实。这些劝退“小三”的方法中没有违规之处。

记者：外界说你们劝退“小三”的效果并没有那么好？

张红：很多人对这项工作不了解，所以有疑惑，就好像患者也怀疑医生能不能把自己的病治好一样。这些年，我帮了这么多人，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。我相信经过我们的细心工作，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。我们能走到这种地步，对于外界的质疑，我根本不在意。

记者：你们15年拯救了两万多个家庭，这个数据有没有充水？

张红：这个数字完全没必要造假。这说到底还是市场需求的问题。我们没必要说假话。

据《广州日报》